

時 評

六十

八月

捕俄艦。致我國不能完全中立之義務。然此猶曰。一則畏。敗一則乘。勝事起倉卒。不遑顧慮。而今德國乃竟敢於我國所歷次。峻拒者。悍然爲此。背約之舉。在德國行動自由。豈所謂強者之權利。固應如是耶。然吾恐此風一長。而吾國之主權。遂成無所用矣。嗚呼。痛哉。

華民在橫濱與德兵衝突

橫濱有德國水兵二名。突至百六番。一手持三星戒指。一持鐵尺。直入該院。適中國人在此食飯。德水兵忽以鐵尺橫傷某甲。中其頭顱。甲執牀櫳與之相持。乙丙等齊助之。傷及德水兵之頭顱。及腰部。吾國人某甲。并執德水兵。往警察署。訴其先逃。後警察詢悉理由。德水兵因某甲曾調戲其日婦。故啣之。但不合入門格鬪。今傷勢既重。姑判某甲補三元藥費。案遂結。噫。吾國勇敢之民。氣不能伸於祖國。而稱伸於同文之日。本者。蓋恃日本有治外之法權在故也。

哀哉韓國偏強者韓國

自甲午戰事既終。韓國得告獨立。今適十年。悠悠忽忽。未嘗有所改革。其政府與北京政府。又復甚相類。日人知清韓兩國之不足與商也。於是。有俄日協商之舉。協商終。戰事始。韓國不自知其禍。乃反布告中立。無何。日本陸海軍。屢得大勝。其國際武庫。亦猛進於韓國之全部。於是。韓國首廢俄韓之約。繼立日韓之約。伊藤之旌未迴。李氏之車已發。星駟往還。宛如同盟。未幾。忽以荒地開墾問題。漸露齟齬。相持相擗。遂有今日林公使之提案。

是案也。其結果如何。雖不可知。然日本固早以韓爲其保護國者也。又各國亦早以韓爲日本之保護國者也。軍備者。保護國權之要件。增之且。不暇而奈。何減之。地方政治。爲一國國權之所恃。有日人監督。何爲者。抑吾猶有聞。其言曰。此後韓對各國。毋須派遣公使。祇須由日本公使代理。又曰。將來韓之外交界。當以日本人嚴重監督之。此說有無。雖未敢信。

要之如上所聞。韓國今日之地位。試問奚若。日本對於韓國之地位。試問又奚若。乃曰。吾固欲保護韓國之權。保全韓國。領土。嗚呼。是奚容喋喋者爲也。

火及於眉。乃顧其隄虎入於室。或遁於房。韓國上下。自經此急變之痛。有所謂排日派者。其檄文未嘗不悽悽動人。其國民間結未嘗不堅且勁。雖然。又奚效也。排日之事。未有端緒。而日人已徐徐議其後曰。如是吾且受韓國之監督矣。或曰。宜急圖。或曰。宜緩圖。近頃日本政黨。其於對待韓國。若分兩派。然其流雖殊。其源則一。試聽日本法士之所談。又安得不爲之寒心。

韓國已矣。十年獨立之命運。今日告終。而其鄰尙有一龐大不舉之中國。試一返顧。第二第三之日本。皆依依不去。吾側吾悲。韓國雖然。吾又奚暇爲韓國悲也。

俄國之難與立憲

近俄人以俄廷素蔑視人民之權利。強行不法之手段。深啣怨恨。勢欲加熾。嘗大喊過市曰。專制打破。自由萬歲。其影響直遍及於各社會。乃政府不但不許其要求。反益嚴厲。因之人民益懷不平。政府屢試其消滅內亂之政策。如繪畫神聖。以期人民之感動。皆不得效。俄廷又續行勞動者解雇及賃金減額之法。詎料事端一發。驟惹起經濟頹壞之兆。民怨激昂。又進一步。此時惟急頒自由憲法。或尙可以防患一時。否則大禍不日至矣。夫俄國內亂。自日俄開戰以後。隨之加劇。俄廷且有不勝之勢。其結果如何。雖不可知。要之革命影響。其漸次漫布於全國也。必矣。或謂凡專制國欲消滅其自國革命之運動。必先吸引外難。使國人心力全趨於國際之觀念。而後內患以消。斯語也。吾徵之。民族統一之國。而驗之矣。乃若徵之以多數民族混合而成。彼於對待俄國家之觀念。固有輕視而無扶助。奈何以愛國之義務。詰責之。且詰責之。

時評

六十一

甲辰